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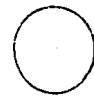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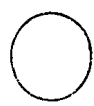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一〇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



冊目錄

史地類



哲學家總傳

學統五十三卷(一)(卷廿五至

五三)

道統錄二卷附附錄

理學家總傳

伊洛淵源錄十四卷

道命錄十卷

道南源委六卷

宋學淵源記二卷附附記

釋道總傳

禪玄顯教編一卷

道家總論

列仙傳二卷附校譌、補校

神仙傳十卷附提要、辨證

仙吏傳一卷

續神仙傳一卷

疑仙傳三卷附補校、校譌

鍾呂二仙傳一卷

香案牘一卷

海陵三仙傳一卷

清 熊賜履撰

湖北 一

清 張伯行撰

正誼 一〇九

宋 朱熹撰

宋 李心傳編

明 朱衡撰

清 江藩輯

明 楊溥著

漢 劉向撰

晉 葛洪著

唐 太上隱者輯

唐 沈份撰

宋 隱夫玉簡撰

明 黃魯曾撰

明 陳繼儒纂

撰人不詳

釋家總傳

蓮社高賢傳一卷

高僧傳十三卷

羅湖野錄四卷

孝子總傳

孝傳一卷

古孝子傳一卷

忠義總傳

昭忠錄一卷附提要

殉身錄一卷

備遺錄一卷

名臣總傳

群輔錄一卷附提要

英雄記鈔一卷附提要、補正

英雄傳一卷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靖難功臣錄一卷附提要

造邦賢勳錄略一卷

名卿續紀四卷

明良錄略一卷

晉 撰人不詳

梁 釋慧皎撰

宋 釋曉瑩撰

晉 陶潛著

清 荊泮林輯

元 撰人不詳

明 裘玉著

明 張芹撰

晉 陶潛著

魏 王粲撰

唐 雍陶撰

元 蘇天爵撰

明 朱當泗編

明 王楙集

明 王世貞撰

明 沈士謙著

海山 三五七

寶顏 四四五

漢魏 四六〇

十種 四六二

守山 四七二

稗乘 四八三

說海 四八四

漢魏 四九一

漢魏 四九八

龍威 五〇六

聚珍 五〇八

紀錄 五七八

稗乘 五八二

紀錄 五八五

稗乘 六〇一

官吏總傳

晉諸公別傳一卷

清 湯 球 輯

史 學 六〇三

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八卷

明 王世貞撰

借 月 六一四

御史臺精舍碑題名一卷

清 趙 魏 錄

讀 畫 六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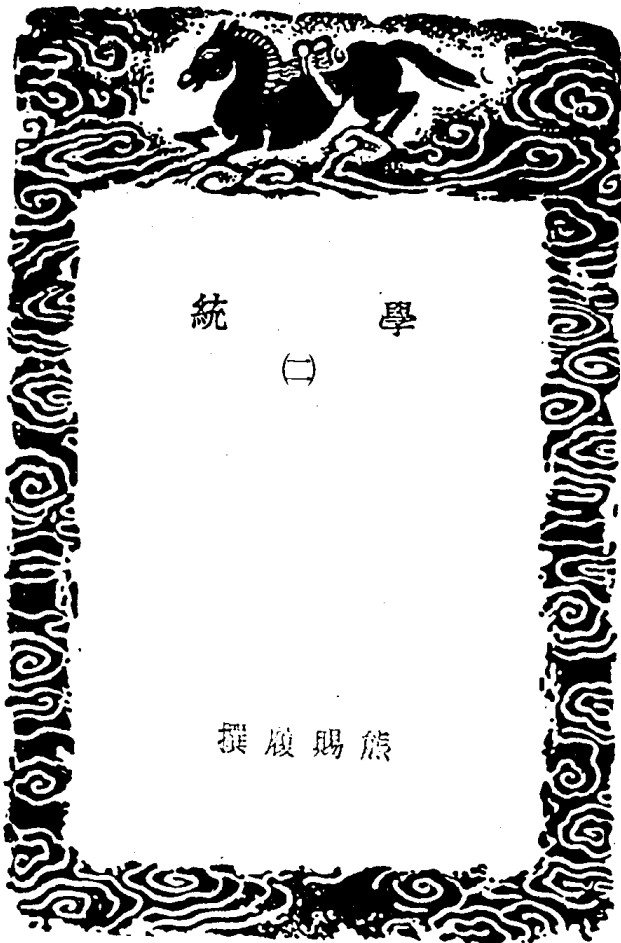
軍人總傳

廣名將傳二十卷

明 黃道周註斷

海 山 六六三

先生姓李名應中劍浦人。生有異秉。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上書仲素曰。倘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沙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涖洄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其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鴻焉可也。夫坐轡樂師。百工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身。可以理世。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邪。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獨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如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稍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資所疑。倘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舉學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干利祿也。抑倘聞之道。可以治心。稍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饑寒者。皇



學

統

(一)

熊賜履撰

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道之所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閒。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爾。舍此不務。而必求誇詭誇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裁粟布縹之為美。而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倘不持資質之陋。妄意于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莘莘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其儒有作。開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嘿之閒。為目擊而意會也。倘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茲。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擇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曾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此不肖之身。為先生長者累哉。惟先生啓迪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俛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倘當守此。不敢自棄于門下也。于是受業于門。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奧。仲素頗許可焉。仲素好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其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既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閒。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箴緼陋巷。怡然自適。由是稱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作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樂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為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焉。又曰。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讀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德氣象。皆誦誦之。而頗謂學者存此于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遠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于學者極有力。須是且盡存養。不至特亡。即夜氣清明。可以常存。若且盡不能存。即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開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于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草齋與先生為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即文公也。

沙縣鄧迪嘗謂章齋曰：『愚中如冰壺秋月，澄澈無瑕，非吾輩所及。』章齋以爲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閩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于時云。元至正中，追封先生越國公，明萬曆末從祀孔廟，稱先儒李氏。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邁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神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毅然不可犯者。』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于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慨其所安樂者于缺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時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開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問李延平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無惰色，他真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于人，真得龜山法門。』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子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相似閑底事，爆起來，機變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視，恐懼所不聞，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朱子曰：『此亦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又曰：『舊見先生說，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功，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存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若說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整庵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作功，于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卻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卻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顧淳陽曰：『李延平初開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豫章亦好靜坐，延平終日危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德于學者，馳騁紛拏之病，教人先且靜坐，收攝身心，方有進步，如孟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面壁，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說：『今只道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靜，考亭亦說：『若一向靜坐，猶有偏在，看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靜坐爲禪和子，閉眉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覆申言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靜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空虛杳冥，不可捉摸底物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于此。吾儒千是萬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都只是爭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等閑看者，愚于此付下工夫，實體認，自謂稍有所見，已于閑道錄中詳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熟察之。』

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感。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琪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己合。數道人致慰勉。先生不答。人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閒。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局洞然無所間難。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郎立官。時宰方謂夷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夷中事乎。先生對曰。不知。帝曰。金人僞僞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初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譏謔。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則于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帝爲竦聽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說。帝益嘉嘆。而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于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于民爾。帝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于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先生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章。進說治生于敬畏。亂起于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後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師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疑。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提天恤民。抑僥倖。屏諛諂。于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驛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

學統卷二十六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先生姓張名棧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者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先生充寫機宣文字尋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忠獻起謫歸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開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饜恥下憫中國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于是遂定君臣之契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閒縱兵入淮河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伍法論溪峒會豪，引怨陸鄰，毋相殺掠。于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先生首勸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縣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驕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准姦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驅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數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勸大辨詳說，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帝聞之，嗟歎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先生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于聞道而勇于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于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于如此。每進對，必有盟于心，不以人意悅，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其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燬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于世。學者稱為南軒先生。嘉泰中，賜諡宣公。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張子。

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其常言有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賢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惡者，拘于記誦，其敏秀者，銜于詞章，既皆不足以及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于是言理者歸于老佛，而論事者歸于管商，則于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開河洛之閒，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于事，而事之未始不根于理也。

又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于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于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于孟子

之言，蓋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于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嚆契于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于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于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于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入，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

又曰：南軒見處甚高，如架屋相似，大開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問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論諸行事之實，蓋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于言語文字之閒者，始皆極于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閒，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呂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廢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答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為閒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參觀過考，公而且博，其進學之力，不以存亡為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劉氏曰：先生之導君也，指復讐之念為天理，以稼穡織紉為存心，不惟善于引君，而去世儒之空元者遠矣。然予猶喜其利義之辨焉。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污泥淖，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敬夫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閒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又曰：太極圖說，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為，皆是私意，故敬夫言為己者，無所為而為者也。朱子深取之。

愚按：南軒謂學莫先于嚴義利之辨，而又為之中明其說曰：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峯，五峯之言性，既已有病，即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尤不能免當時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顧如此。若南軒者，誠可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為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闢異端則曰：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絕塵，在乎思，則有眩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于異端一團，便悟一起，直入之

弊乎。非聖門思容作聖之功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芥之合。使更假之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當時晦翁于呂陸諸公並有貶詞。獨以南軒為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二十七

黃勉齋先生

先生姓黃名幹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先生往

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伯恭。以所聞于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娶先生。事宗即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受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萊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先生曰。開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韓辟為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邊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樸。知撫州高商老。辟為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知

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向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先生勸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先生報以乞候輸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于制置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即郡治後鳳棲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贊武夷神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夷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入戶產錢。起了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能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于堂。深皆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于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算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件。用錢監未結之錢。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一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祈雨。雨。或末出。晨興。登郡閣。望潯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夷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幾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為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倚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徹至吾郡。拘羈獄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珪。有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于丞相。丞相不相堪其咎。斷然遂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密。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閒百姓受禍。至于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于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壘。舊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內寅之厄。今聞夷人遷汴。莫不狼顧。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于夷。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據臂而起矣。珪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于清平山豫立義旗。斷夷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酒上之敗。劉傳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畫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于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輒信人言。為酒上之役。夷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于泗水。黃圃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既貽棄

西數百里若爲邱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顧意千乘言。必痛自辱。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爲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盡以爲後圖。今結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賓客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調。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樓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飯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諸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夷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黃河決。不可保。黃河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其共謀排之。歟。後元黃龍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宏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開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于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宋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閥。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顧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偶有謀及守安。且兼制幕長。漢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虛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舉起。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已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理學聲不傳。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漳州州道宮。諱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容端莊。造詣純熟。斯道有望于直卿者不輕。

董氏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于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于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義勝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爲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墜。亦于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爲之寂感焉。敬則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觸然而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不能不順于氣。又不能不動于欲。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如此。何其與紫陽契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二人而止。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斯言也。又何其見之真而斷之確也。紫陽之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陽于彌留之際。猶拳拳以

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之也。與蓋勉齋之于朱門。亦猶齊明之于程門。曾氏之于孔門云。

學統卷二十八

蔡九峯先生

先生姓蔡。名沈。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從朱晦菴遊。年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菴欲爲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治國。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顯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會是書何有哉。其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

數始于一。象成于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二而四。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時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味象數之原。望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潛。虛有固。非無作也。泰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于形。數之用妙于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沖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于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分關分。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譬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連乎此者也。微而顯。幽而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蓋化醇者。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者。莫測其神。莫知其能。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物。有物斯有形。形著而氣顯。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邪。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絪縕非井。而形式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前後。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陰陽之精。互藏其德。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資。縱橫曲直。莫或使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于虛。語下而不泥于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遂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為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道。鬼神之為。而妙于斯。又曰。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為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為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為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嶽川澤。奠于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

雷不測。雨澤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賾鉤隱。闡發微妙。有如此。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父沒于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書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峯先生。名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追諡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深潛焉。常有負沈潛反復者。數十年。于二書闡發幽微。至于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于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愚按。九峯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年所。而後乃洞然于為理為數之故。微言遠論。闡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墮于虛無。而言數者。不詭于正大也。愚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至哉斯言。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夫永康之事。功難于窮。江西之學。術難于禪。此無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體也。體非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橫決。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即體也。用中有體。體即用也。吾儒之所以內外渾全。而精粗一致也。

學統卷二十九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先生姓真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既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遺夷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夷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括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蔓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幣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謂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于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于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于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災感蟪蛄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識之先生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抵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

學統 卷二十九

三三五

學統 卷二十九

三三六

疏言夷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夏之憂蓋夷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于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鄭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安危大利害羣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摺發行告許繁與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貨至于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蠲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尙得名便民之策乃得免兼太常少卿上疏言夷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夷國賀登位使及肝胎聞夷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楊之楚自楚之肝胎沃壤無際陵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壓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堦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祿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夷金通聘先生陸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優答之江東早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賑振給救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遺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徵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曉忠先生倡言早傷本輕監司好名贖贖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先生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提督徵至是歲不三四先生首覽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督寶訓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漳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權酷除解面免和糴以贖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備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晉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開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放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與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閣之儀寢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蝕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虛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既歸修讀書

學統 卷二十九

三三七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皆預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死。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徵。無徇私賈能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夷賊。而江淮有進取瀾關黃河之議。先生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論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先生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及官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誦。郡城人驚傳。傾倒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銷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先生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集。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誌。星沙集。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于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真子。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浸乎仁義。所人雖不同。其見于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于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于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于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譴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于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于其言。則治亂之則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于治道。

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又曰。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愚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黨綱禁嚴。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爲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爲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書成表進。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

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遠之。則必亂。嗚呼。至矣哉。斯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竊謂西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于溫公相項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逮事濟王一節爲遺恨。夫濟王非建成比也。贊川之變。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拳拳于贈卹。反覆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呼。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即奈何以王魏目之。

學統卷三十

聖統

薛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爲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一夕。先生于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嘔。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言。過目即成誦。不爲嬉戲。端坐如老成人。羣兒見其坐。即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爲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亭。海□□大享。范汝舟皆元者。儒。請戊玉田。父延于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盡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傳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者退謂人曰。此子篤信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中。父改歸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誦其教官充成。鄒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鄒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于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

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鼾聲不輟。思有所得。即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吏部尙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憲。提督學政。先生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于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貪欲。所選教官爲言。先生曰。生祭祀有寧乎。曰。掌祭。先生曰。聖門著教。尙於不能。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請朝朝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而面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委。安欲納之。安妻責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妻慙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冤。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詣于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入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待決。下錦衣衛獄。時學士劉公球以作振死詔獄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獲瘞。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泣于簾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隣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濬塘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貴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閭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深。年纔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與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惟也。入見。言于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貧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于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尙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

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于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既不肯留。某爲先生請勅書。即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易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閣。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之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慍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慈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于理稍有違失。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于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即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倦倦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椟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而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雜出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遭疾。整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計開贈禮部尙書。諡文清。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宏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于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其實。學術端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真知尊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濬洛之流波。尊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真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于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開。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學行純備。出處始終。明與真儒。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于孔庭。元末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賢如錢。終茲道脈。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論者或謂瑄著書稀闊。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竝列俎豆。同仰高山。必以猥籍方稱博碩。是揚雄王安石得擬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詔集議。閣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遂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真知實踐。今之真儒也。楊月湖曰。先生修己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之冠。惟先生一人。劉文安公曰。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謂其于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呂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真饒漢。或曰。好一官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

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官一。或曰學已至于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既沒。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仿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進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精察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真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略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旨。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于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于將來。振儒宗于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于世教非小補云。

整庵羅氏曰。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實矣。至于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于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空礙也。愚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閒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平動于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

張崇儒曰。粵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尙矣。然鵝湖聚訟。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爲正。敬軒薛先生崛起河汾。不由師傳。不立門戶。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之閒者。用爲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食宦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輿。靡不挾策妙悟。權契還塞。輒札記之。緣歲終。則鮮第。或三復。則若重疊。是居然以著述讓讓未遑。而梁間之束。直備簡稿云爾。

趙用光曰。文清公一代醇儒。爲理學稱首。所著讀書一錄。袖自心精。言言著蔡。而讀者求多于著述。謂是寥寥晨星。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衷之。噫嘻。是欲支離大道。而責顏閔以苟揚之業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戶牖。文清之生也晚。其于此道。蓋已身履之而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澄之而乍見。則取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微精神于雕篆。而預以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束著梁上。淨几微吟。則

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兔之筌蹄矣。耳食者顧欲以著述求之。不已贅乎。趙訥曰。文清學有淵源。泛應皆無不可。顧全集中文詩諸作。或出于人事之辭。惟讀書二錄。則本乎心得。而見于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清讀書錄。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會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句句是文清的。

愚按。文清謂學者。幸生洛閩之後。斯道既已大明。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爲主。以故生平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事物當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燎毛。略無停滯。自少至老。貫立千仞。百折不回。此非真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讀書二錄。雖則謹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雙字片言。都從心髓中流出。都從更覺閱歷中來。如道甘苦。如說痛癢。淋漓剖切。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掌血也。學者讀之。豁然猛省。如夢推覺。如醉解醒。至有通體汗下。哭泣終朝者。其爲裨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入耳出口。學人說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杜撰。別出新解。以誣世取名者。其閒相去。何啻一霄一泥哉。推爲有明一代儒宗。不爲過矣。

學統卷三十一

翼統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卽還之。六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狀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于幾間。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而需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瑞莊凝肅。履繩蹈矩。造次顚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兄弟自外歸。必逆于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遊情高遠者。非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貧。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振衣及門者。日衆。于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真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于空虛。卑者流于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

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逝世絕愛國之志。驚庵羅氏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

馬津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錄。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間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推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

李楨曰。先生之人清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邇聖賢。博及政教。其于邪說詖行。斷斷乎不少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蒿。德與時潛。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書之謂乎。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于用也。自聖學失傳。卑者溺于功利。高者涉于元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性命之談。然夷考不掩。總之無當于用。安所稱實學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則志聖賢之道。粹然一出于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者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干一布衣。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于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衍未効。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于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于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皆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于兢業一心。謂敬爲齊居

默坐。有體無用者。殊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敬。第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羣居類聚。則爲敬業。爾若令略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規模一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闕于聖賢大學之道。即建樹鏗鏘。終涉粗迹。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尚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

李懋楨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總之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常惺惺法。非耶。先生居業錄。大抵所爲止敬而作也。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盡在于是。知其解者。且暮遇之。千秋萬祀。見先生于羹牆。有以夫。

何氏喬遠曰。敬齋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錄。其辭辨。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攣之比也。

高景逸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愚按。餘干之學。以敬爲主。平居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罔一弗主于敬。記曰。無不敬。餘干之謂也。故特以敬名其齋。而後發易名。亦曰文敬。敬者。敬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千聖相傳。不越乎此。即異端之得罪聖門。至夷于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敬爾。敬之時義大矣哉。乃若餘干。其亦可以爲敬矣。又按。餘干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可考而知也。而餘干之所造固如此。新會之所造又如彼。將無學貴自得。不僅在沾沾師友之益與。蓋餘干初從康齋遊。既而藏修于家。上師洛閭。始得聖人之敬。而所著居

業錄及敬齋集。拳拳惟佛老之聞。深以學者入于空虛爲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于粗。而新會實流于異。一師一友。並愧餘干遠矣。

學統卷三十二

翼統

羅敬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先生生于官舍。先生稟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于他兒。稍長。篤志于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宏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授翰林院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神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既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歎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于是研求體認。于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窮極旨奧。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盡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先生宜一遷。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京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慎。有彥錄

內政謀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廷政爲之一清。陸南京吏部尙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尙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尙書，懇疏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爲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未克專一，故力辭家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所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末，未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明于近而暗于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于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皆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于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于明心見性之說，其于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于一偏，蔽于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于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于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于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是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說，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竊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週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闕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于心，無見于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即虛也。既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翫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于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詔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于閑聖道者，但于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灑脫，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于心，無見于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于性命之理，自不至于猖狂妄行矣。又曰：王湛二子，蓋皆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于禪學，只爲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凌觀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于事物上怎生來。又云：于事物物求至善，即是義外。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雜語云：天理只是吾

心本體，豈可于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于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于心，而于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同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秘，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于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資稟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注腳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皆可不必讀，一言而貽後世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動一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于正，而以力關其端爲己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于性命之理，皆切究心，而未遑卒業，于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間，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而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上言，繼某據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紹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周，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生平志趣恬淡，蹈履矜持，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敘，掛單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于禮讓，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違，昆弟道義，相敬怡怡如也。至于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賞金石，四方士子，無間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爲稽庵先生。

李氏楨曰：稽庵羅氏，奮起南服，以自得者筆爲困知記一書，涵濡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衛其義之業，所謂明白日子既西，障狂瀾于既東，厥功于是爲大。獨其間然自修，謝絕門徒，恥視顏角尺寸，凡席之講，既寡其傳，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甚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己也。多聞於沈匿，久而弗傳，惟俟知道君子，力爲之表章流布，的示來學，庶善道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即性也，心即聖也。詩書障也，聞見外也。嗚呼！果孰爲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于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爲，其流不至于弄精神滅性真，毀禮教，淪人禽獸而不已。嗚呼！此整庵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于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爲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于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說，凌空駕虛，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